讀春秋管見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二

愼齋羅典嶽五氏定稿

男紹郴　孫起賢綸校字

桓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管見】桓公元年。書春王正月。二年。仍書春王正月。以桓公之立。由翬立之。而隱公之弑。亦由翬弑之也。亂臣賊子。王法所必誅。在桓公卽位之一二年。猶望魯有能伸王法。以正翬之罪者。及三年而桓公娶於齊。乃使翬如齊逆女。方

大著其為公子以求見重於齊是竟忘乎其為魯之亂賊矣於王法何有哉幾有王法而尚知有王哉故經於桓公三年但書春正月而不書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管見 公會鄭伯于垂鄭之志也蓋鄭伯以桓公雖弑君而立繼不與聞乎弑而其事曖昧不明終有疑慮不自安者是非修好於諸侯不可為憶隱公十年魯會鄭伐宋十一年又會鄭入許魯必以為有功於鄭也則欲修好於諸侯莫鄭若矣於是鄭伯先期公會于垂以中其隱公亦欣然樂從遂如其期以會之故曰公會鄭伯于垂鄭之志也鄭何志志在卒得魯之許田即以此會于垂者為交易之地耳

鄭伯以璧假許田

嘗見攷工記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孔曰好尺
人稱好者必作圜圜為孔象故璧中之圜孔以好名三月
公會鄭伯于垂原以合二國之好故鄭伯偽致永以為好
之情於魯特先以璧將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此其訂盟之物與會於垂在前盟於越在後而以璧假許
田介乎其中鄭伯陰為措置魯桓亦何能出其範圍耶其
假許田之辭亦當借義於璧而後婉而易入益前之歸祊
初未明言易許田也及是乃明言之鄭伯當謂往年使宛
歸祊亦以祊近魯許田近鄭各舉其近者相易即得藉此
以合二國之好也爾將會此入祊藉幸魯以祊為近而遂
入之必將將及近鄭之許田而約相與易之魯入祊而鄭
入許田亦小得藉此以卒合二國之好矣比閱四年未得
命隱公即世故特以璧假許田欲成魯先君合好未竟之
緒亦並使自令以往魯之與鄭皆共矣於永以為好也豈
不嘉哉以璧假許田之辭蓋如此魯桓何以處鄭伯耶時
方在會尤與得盟歸祊入祊為往事無緣得悔則當其再

四倚辭知亦有必不獲已而受其璧久其假許田者矣許田耕假本鄭伯之遁辭而經文仍之亦即以著其父而不歸耳左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邑土錫自天子傳之先君又可假乎一或假之而尚有復歸者乎許田杜注近許之田今開封府許州西南有魯城本許田後置邑寰宇志謂在許昌城南四十里者是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管見 鄭伯忽以璧假許田魯桓豈能以遽諾哉其間遲疑積日亦頻需往復通辭於是以三月遇於垂及夏之四月而盟未定惟鄭伯稔知魯桓之心必恃此盟以自安遂于於許田可假則盟不可假則不盟並因之去垂而至越詐若卻公之盟而實以要公之來就盟也故書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及者追及之也及越而遂得盟於越則既諾其假許田而以璧為可盟之神乃已

秋大水

管見左傳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穀梁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孫氏覺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爲災或害禾稼收穫舍凡爲災則書之汪氏克寬曰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汎溢爲害蓋歷時而未平也數說經義已盡也或謂桓行逆德而致陰沴桓雖有罪而大水之災不及桓而及民民何罪乎

冬十月

管見雖無事而必書冬十月則從之爲冬十有一月又爲冬十有二月不可遷亦不可改以此知周之改元首冬十有一月初未嘗以爲春正月即商之改元首冬十有二月皆未嘗以爲春正月也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管見　陳氏傅良曰華督則曷爲但稱督隱桓莊之春秋凡弑皆名之張氏洽曰初宋穆公舍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於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夫黨馮者即因之共譽與夷凡皆所以阿鄭耳此足得宋督弑其君之由來矣其書及其大夫孔父發其死君難也莊公十二年八月甲午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僖公十年正月書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皆繫上弑字及之不別言殺者蓋著其賊不與人共不與器皆同時及於難云爾當宋督之弑君孔父或自其朝見之而以死衛君又或自其家聞之而以死殉君此之謂死君難也若左傳稱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二年春督攻孔父

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夫孔父先死於其室不及君與夷被弑之時其在華督之殺孔父亦爲取孔父之妻故何緣得指爲孔父之死君難哉且孔父爲大夫而其妻乃行於路華督亦爲大夫而孔父之妻不避其路華督之目逆而送之乃至久立於路皆涉於虛妄不經惡可信耶至孔父之辨稟纂案云叔梁以孔父爲字趙氏匡駁之是矣左氏以父爲名杜氏預因爲罪孔父之說亦非也惟劉氏敞君前臣名之說最爲精當故程子及蘇氏轍胡氏安國皆用之啖氏助則云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有弗父金父若孔爲氏豈世世改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此說甚詳核然名君而字臣於義終未安故主劉傳而啖氏之說附存於此攷本姓解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始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爲氏據此則孔父之名嘉而非名孔與啖氏所論正合或者春秋本書及其大夫孔嘉後之

讀春秋者欲尊孔子因並尊其所由氏孔之祖而諱之故以父字易嘉字其敢於易之者竊擬足以慰孔子修魯史而不得為祖諱之私願當不至以妄干筆削之權為罪也歟

滕子來朝

管見禮凡諸侯之邦交大國聘小國小國朝大國滕小而近魯其來朝稱滕子從其本爵以明禮也且魯桓新立滕以前之朝隱而繼之於桓亦正有所不得已者但猶是滕也前與薛共稱侯而此改稱子非為時王所黜之罰蓋五等之爵伯子男得統稱侯亦為禮前因隱公旅見滕薛二君不避天子之禮幾自忘其為侯故首書滕侯即聯書薛侯以正隱公之失耳不然滕子爵薛亦伯爵若泥指滕本侯爵則亦將泥指薛為侯爵矣其可乎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管見會于稷以成宋亂鄭伯主之公及齊侯陳侯則其從也挾鄭地北與衛鄭南與蔡鄭此會獨衛侯蔡侯不與蓋由隱之十年鄭伯數宋殤公長葛之役伐宋宋以衛人入鄭又使衛人名蔡人伐戴鄭伯皆伐取之怨未平雖括之而不必書若魯桓之繼隱而立已於元年會垂盟越結好正新且隱公前於十年夏與齊侯會鄭伐宋冬齊侯專會鄭入郕至十一年秋隱公復及齊侯會鄭入許其事去桓無幾所齊侯猶如故也則欲得今之公與齊侯相與并力若恭之左蔡與惟陳先睦於衛當隱之四年從州吁再伐鄭而州吁授死於濮濮為陳地衛人殺之賈陳人執之則陳非卒黨於衛當亦可要約以收其助也此皆鄭伯所為剔而黔其其應不如志者於是三月而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與其會於稷之謀則鄭伯欲卒納公子馮而仍使皆稍之故曰以成宋亂討馮之出居於鄭踰十年鄭伯久欲納之與其以鄭為德行將奉社稷以從耳惟宋督私於馮以阿鄭伯之意遂於桓之二年正月弑其君與夷以名

馮。此宋之亂也。在宋人豈得不謀封賞。更舉與夷之子以立爲君乎。時鄭伯急欲納馮。亦惟恐緩不速事。而又以所期之諸侯未合。勢不足以威宋。則宋人縱不拒馮。或致誅晳討誅。而馮孤雖納。如弗納也。已而三月公及齊侯陳侯至與鄭伯會於宋之稷。鄭伯納馮而馮遂入。且即以宋殤被弑之逆賊。轉爲公子。馮得立之元輔。故使華督如其先之爲太宰。而相之。所謂成宋亂者如此。此在公及齊侯陳侯。脉然爲鄭伯所使。亦無足責。獨念鄭伯此舉。既敢於成宋之亂。則其自爲悖戾者。尚何所不至哉。是不待繻葛之戰。而始見其無王矣。稷杜注宋地。當在今歸德府境。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管見 郜國文。周文王子所封之國。又左傳僖二十四年。郜雍曹滕。文之昭也。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其大鼎繫於郜者。當是郜之始封有此分器耳。僖公四年猶書郜子來朝。則其國未嘗滅。未審大鼎以何時爲宋所有。而今以

賂魯也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臧哀伯諫極言其非詳見左傳學者多誦之戊申紀日承上夏四月來孔疏謂杜預長歷此年四月無戊申故有日而無月夫不月而日安所繫耶徒以長歷遡推四月為庚午朔故月中無戊申非經之有誤也再按隱公五年書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彄卒於大夫卒而詳其月日哀其為公子則賢之矣自是以彄字子臧為臧氏世嗣魯政哀伯達其子也前事隱公逮六年及弒桓公二年而諫納郜鼎與其父僖伯之諫隱公觀魚詞義皆典核嚴正而其後之卒獨略而不書者豈以隱公被弒之賊縱知為翬而隱忍同朝不克舍生抗論使之明正典刑則郜鼎一諫不足畢以塞責也其卒謚曰哀未解何所取義即僖以懿達為兩朝大夫惟是鬱鬱不得伸其志以死斯亦可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管見〕杞有二國。一、爲商以前所封。周亦存之不廢。在今山東青州府安邱縣境。本于將凡春秋所稱杞子者是也。一爲周武王代商求禹之後得東樓公以備封。僻陋在夷。乃更封之中土。而因其舊號曰杞。在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境。加爵爲伯。凡春秋所稱杞伯者是也。杞伯已別於杞子。而此復加稱杞侯。則又非直以五等之爵得統稱諸侯。遂與前之滕子亦稱滕侯者一例。觧之益周封虞夏商之後爲三恪。王禮之如賓客。然則其來朝於魯。不稱杞伯而稱杞侯。欲見杞備三恪。而與虞及商之兩朝相次。以視魯之獨爲宗國。得兼四代之服器官。而同用王禮者。適爲二國相敵云爾。

蔡侯鄭伯會于鄧

〔管見〕鄧。杜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今鄧襄城在河南開封府郾城縣東南三十五里。此以鄧爲蔡邑。當從之。公

羊以為鄧國雖據五年鄧侯來朝為證孔疏以為鄧國去蔡甚遠蔡鄭不宜遠會其國都取之良是夫鄧為蔡地蔡侯乃衎鄭伯之來會者以鄭伯欲與蔡侯釋怨而修好耳何以知之前隱公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為鄭之與國蔡人會伐之則鄭怨於蔡及鄭伯皆伐取之蔡不得志於戴而被鄭之伐取則蔡亦怨於鄭矣以故此桓公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蔡與衛皆不與焉鄭伯知衛之不可遽和而蔡猶得就之以相結也於是期蔡侯於蔡地之鄧使蔡侯不出境而鄭伯入其境以會之此亦猶是行其輸平之故智耳然於魯猶使人而於蔡則復躬親也蔡侯其將執何說以謝乎故書曰蔡侯鄭伯會於鄧著其釋怨修好之順以從轉以蔡侯為主而鄭伯為之客然是可知鄭伯之謀為此會而即得以卒結蔡侯若猶在期其會於蔡地之術為得算也乃說者多主公羊而以鄧為鄧國遂謂蔡鄭鄧之三國皆以近楚而懼因相與為會以共謀備楚攷楚武王熊通十九年始入

春秋亦獨憑陵江漢之間而已及莊公四年楚文王熊貲立而後伐及中國其見於經者於莊公十年書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六年書荆伐鄭猶亦於是年紀楚人之滅鄧焉此三國被患之明徵也然以今蔡侯鄭伯會於鄧之桓公二年數之盡桓公十八年又續以莊公十年則楚之敗蔡在今二十六年之後復續莊公十年而及於十六年則楚之伐鄭滅鄧更在今三十二年之後彼蔡侯鄭伯鄧侯者何由各能懼而早計以有此會既會矣又何由共謀而定備楚之策以無虛此會哉

九月入杞

管見此九月所入之杞乃商以前舊封之杞也稱杞子若七月來朝之杞伯得加稱杞侯者與此為二須辨之凡帥師而造其國都為入究稱入杞其入者為誰是必翬耳翬在桓公時專横益甚則無國而帥師入杞當與前隱二年

之無駭師師入極同也然則曷為不書翬入杞由不公以翬之立已為德特縱之而不加禁制故然非獨翬之罪也於是不得書翬入杞而道公又不得書公入杞而舍翬故於九月止書入杞使讀春秋者思其所由來則知𢖍爾曰之君若臣其為無道而不仁皆有不可逭者矣

公及戎盟于唐

管見隱公二年无會戎而後盟戎始盟也桓公繼隱之盟則可不以會先之唐地在戎隱公盟戎於唐而桓公亦不易地故皆以及稱及者自魯而適戎也

冬公至自唐

管見皆至者著其盟戎而盟成於隱公之舊好庶幾其不渝耳至於公行而反必親告於祖禰此屬常禮非書至之

正義也。不然隱公盟戎於唐而不書至。豈得謂祖禰之廟桓公必告而隱公可不告哉。

三年

春正月

【管見】桓公三年但書春正月而不書王。其於魯則為公會齊侯於嬴。其於諸侯則為齊侯衛侯胥命於蒲也。左傳以會於嬴為成昏於齊。公豈能自成哉。其時殆以公子翚為之媒耳。觀後書如齊逆女不他使而特以公子翚則可見矣。再借證於文公末年。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與翚之惡同。而其先為公如齊求昏既定而歸乃專弑立及宣公即位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則逆女與求昏為一人可即遂以知翚也。葢桓之繼隱由翚之弑隱皆終不自安乃欲求昏於齊結強援以為捍蔽可知公會齊侯於嬴以成此昏者貿以逃天討也。天討不

得行是無王矣至齊侯衛侯胥命於蒲胥猶相載同列為侯何言乎相命欲相命爲侯伯云爾侯伯爲諸侯之長所稱霸者以此齊侯約與衛侯並霸故相與尊命以互稱侯伯是謂胥命於蒲然惟王言乃得稱命非可妄假如後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師於城濮爲踐土之盟獻俘於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侯伯之命鄭重如此亦可知齊侯衛侯之胥命於蒲以期並霸者實以干天命也天命不得行是益無王矣合并論之當桓公之元年二年尚不至此

公會齊侯于嬴

（管見）公會齊侯于嬴蓋由齊既許昏而因之納幣耳納幣不親行如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禮也惟莊之二十二

年冬以將娶哀姜而如齊納幣是為非禮此桓公三年六月之納幣為娶文姜也雖不免及齊都而猶必於齊地之讙豈得以為是禮乎亦獨緣此以會而成昏者出於懼討求援則不得不先下之故然嬴杜注齊邑泰山嬴縣今故城在山東泰安州東南五十里。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管見朱子語類問張洽曰尋常如何理會是胥命曰嘗考之矣當從劉侍讀之說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由階而升然必與勢力之相上下者共為之所以布於衆而成其僭也齊衛當時勢敵故齊僖自以為小伯而黎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為伯故於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故齊桓遂自稱伯以至戰國諸侯各有稱王之意不敢獨稱於國必與勢力之相侔者共約而為之魏齊會於濁澤以

桓王是也其後七國皆王秦人恐有以勝之於是使人致帝於齊約共稱帝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豈非其明驗乎曰然則左傳所謂胥命于弭何也曰此以納王之事相遜相先也曰說亦有理按此論推闡盡致足徵春秋胥命二字不再見實為孔子特筆再按胥命于蒲齊侯之志也當時鄭強於衛齊侯何以舍鄭而與衛耶蓋以齊承太公表海之封先王嘗使召康公命之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其同時受封者有衛康叔武王親命之史錄以為康誥其首曰孟侯孟為伯義共其位任與方伯之領諸侯同也若鄭之封國最後又為厲王之庶子東遷之初失故土而宅新邑勢微甚今雖浸強本非齊耦故胥命之舉亦獨引衛以與為匹儔耳蒲杜注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故蒲城是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管見公於杞侯何爲而會又何爲而會於郕殆即此以報杞侯之求朝耳杞侯承夏後以備三恪足與魯爲敵則當桓之二年七月杞侯來朝既踰年而魯亦當往朝於杞以報之然杞侯自視終以國小而伯爵未足與魯敵也於諸侯敵則相朝之禮不合於是三年之六月公因必當往朝杞侯又因不敢當公之往朝於杞以辭之亦遂越境而同至於郕也郕爲地主則公與杞侯但得行會禮不得行朝禮矣然公未及朝而已與爲會則公心安杞侯獨求與會而不受其朝則杞侯之心亦安蓋禮之以義起者宜有此既會皆自郕而還以書曰公會杞侯于郕郕爲舊濮州之雷澤縣今屬曹州府正當魯之西南杞之東北乃二國往來適中之地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管見日有食之有頃去辭謂其不當食而食也異矣至於食之而既則尤異既者日光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管見）前皆直斥其名曰翬。此忽加公子者何。蓋翬以弒隱而立桓。爲正卿專政。舉朝皆號爲公子。雖桓公亦不名之。以爲親且貴之重臣。一時無兩云爾。故春秋存公子之號以著魯之共阿於翬。而仍直斥其名以取絕之。曰公子翬翬之如齊逆女。逆文姜也。文姜有淫惡。與其兄襄公亂。歸魯之後。卒以淫而啟彭生乘公之禍。是女之能爲大逆不道者。乃令於桓之三年秋七月。初使如齊逆之。魯之他臣皆不與。而獨以翬往。則是正以弒隱公之公子而往逆弒桓公之夫人。矣。豈不怪哉。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管見）讙杜注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讙亭。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有讙城。穀梁曰。禮送女。父不下堂。左傳曰。公子則

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公不自送齊侯何以必送姜氏而乃至於讙哉當公子翬如齊逆女及期齊侯命公子翬以夫人姜氏歸而姜氏不行必欲齊侯送之於讙而後行於是齊侯恐事之道而譏大國之不敎也遂不得已而來送之故特書曰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管見)士昏禮親迎必及正昏之期壻爲賓至門外女之父爲主人迎於門外入升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女父不降送婿御婦車授綏乘其車先俟於門外婿婦入此言女近則親迎於其家者然耳若女之家遠亦當先納女於館及期而後親迎況諸侯之娶夫人皆至自異國乎故哀公問篇言大昏既至冕而親迎程子及張氏洽皆謂諸侯使上卿逆夫人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而入也今桓公元吏翬如齊逆女矣齊侯越禮而遠送姜氏於讙聽之

可也。公復何為必會齊侯於讙哉。蓋當齊侯及讙將還。仍命翬以夫人姜氏歸。而姜氏又不行。必使公親迎於讙。而受女於齊侯。乃復行。於是公以齊侯為姜氏而待於讙。且重其嫡之室。以共事社稷宗廟也。亦遂不得已而往會之故謹書曰。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管見】姜氏之與其兄襄公亂。毛詩刺之屢矣。及是而歸於魯。先既挾恩恃愛。而要其父齊侯之遠送。出送女。復憑強藉大。而要其夫魯公之遠出逆。婦是能終不逞其淫慝以肆為逆謀哉。嗟乎。此三年九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及十八年四月書公之喪至自齊。比而觀之。亦誠足怵目而劌心矣。可不鑒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管見〕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亦以問公與夫人姜氏耳說者以為致女非是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義也張子曰古者三月而後廟見女家馬亦不去必三月而後反此則慎重服事祖考可以事宗廟不可以事宗廟於此決之女家然後反馬據此則嫁女當三月廟見之後既反馬於是嫁女之國乃使使致女耳致謝也言謝女道而成婦道也由禮稱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是足徵致之為謝矣春秋成公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其初見者致前之隱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僖十五年季姬歸于鄫皆不書致女則知魯女而嫁於小國意蓋以為女至而即優於為夫人也何待三月廟見之後而致女乎以故齊侯以文姜娶魯桓輙自處於大國而自專為小於是當致女之月而使其弟來聘初不言致女也夫致女為昏禮之尊名既不可以聘混且聘皆使卿其至魯

猶守臣道，若齊侯之弟年，乃夫人姜氏之叔父，並得抗其尊於魯公之上者，是雖近稱來聘，亦不如禮，稱乃正指其聘之為致女而來焉，惡有合與。

有年

管見 楊氏士勛曰，凡書有年者，冬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不可繫以日月，宣十六年大有年，亦時，是其證也。王氏樵曰，桓宣行惡，宜得天譴國矣，民則何辜，天降之有年，正見人不恤民，而天勤之也，考於經，桓公元年大水，五年旱螽，八年冬十月雨雪，十三年又大水，十四年無冰，御廩災，咎徵疊見，惟此年以有年書，見年為民之命，國之所以存亡，而深為人君不德召災之戒也。按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溓，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又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然

則桓公十八年中惟此一書有年則其餘為嗛為饑為饉為淶為大侵可知無年則無所蓄此十八年中非一書有年所能濟其必終於為不足為急為國非其國亦可知矣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管見 前隱之五年公觀魚于棠此桓之四年公狩于郎棠與郎並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境則郎之近於棠者殆為公國行狩之大藪與後莊公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昭公九年冬築郎囿皆踵舊增修非創設者郎囿早為之囿而有臺屹其中矣囿以狩臺以觀狩桓公此行必將以夫人姜氏從也左傳稱叔向謂鬷蔑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犬射

雉足以炫才。而況狩乎於時。公狩于郎之囿。夫人姜氏觀於郎囿之臺。以此悅之。而博其言笑。益有加矣。從可知四年春正月特書公狩于郎。譏其因色荒而濟之以禽荒耳。益桓公以三年娶姜氏。六年子同生。同後為莊公。莊公乃有庶長兄。公子慶父是桓之夫人未歸。先已御妾生子。可不謂色荒乎。姜氏新昏。嘗暱之。然非燕婉而易與者。公乃欲與初春出狩于郎。不計時。不憚遠地。獨期於夫人與俱庶幾悅懌而已。可不謂因色荒而濟之以禽荒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管見] 秋官大行人言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有曰。賀慶以贊諸侯之喜。王氏應電曰。賀慶者。諸侯有冠昏嘉事。以贊助其喜。由此言之。三年秋桓公娶姜氏于齊。喜可知。已及此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來聘。非即所以歸之賀慶哉。然公以春正月而狩于郎。其志已荒。且夫人姜氏有淫惡以逆之而至自齊。必將不利於公。是可憂也。何喜之有。是可哀

弔也何賀慶之有而天王乃使其宰渠伯來聘於是魯人之見其來者以為志荒如公有淫惡如夫人姜氏而謬當此聘在天王高拱京國猶得不失其尊若其宰渠伯之奉命辱臨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因遂例以王朝之下士而斥其名為糾欲於宰渠伯承之蓋耳夫天王之於諸侯宜賀慶以贊其喜則其使宰渠伯來聘不得直指其非禮然度爾時之衆論必有竊為厥醜而黜之者故書曰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至此下之秋冬二時皆不書首月者蓋以魯自夫人姜氏入公因色荒而濟以禽荒既狩于郎以後諸政厥弛經時累月而不加省姑闕之以著其虛擲云爾或謂魯史之本闕者誤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管見」此書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非由再赴亦非有闕文蓋陳侯以正月寢疾其弟佗殺太子免於甲戌自甲戌歷十六日至己丑而陳侯卒是則有甲戌之變乃以致己丑之變也故書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者其殺太子而陳侯之疾遂不起佗雖殺太子而未弑陳侯猶之弑陳侯矣所以重陳佗之罪也至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即聯言蔡人殺陳佗則亦壬午殺之矣六年秋八月殺佗於壬午而後此年春正月有甲戌己丑之亂自太子而陳侯者其賊無所逃而讐乃雪也若昭公八年春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其事亦大同而文之據事直書若猶有異者以世子偃師殺自春陳侯溺卒於夏時月既易則與此甲戌己丑之十六日同在春正月者不可以一視也讀春秋而借後之用詳明以推前之用渾括乃知書法之奇變其文之隨時成例有如此

夏齊侯鄭伯如紀

【愚見】左傳謂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常也以齊侯鄭伯同謀襲紀朝之名豈可假乎且謂齊侯欲襲紀特與鄭伯同謀亦未見其必然觀後莊之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初不聞借力於鄭亦可知鄭師雖強而遠齊欲因之襲紀其勢固非所能及也竊意齊國近紀齊侯之欲滅紀而有之亦其本情惟先謀如紀以觀畀其地不因事而出則無名時適當鄭伯至齊齊侯乃以國東之雄勝憑負山海兼有瑯琊即墨之饒足以誇示鄭伯從之遊觀可也然齊侯之心目中則陰注於紀之國都及其旁邑雖道里所經不必皆紀而心非爲紀者故春秋特探其陰謀以揭之曰齊侯鄭伯如紀其實如非果至於紀如紀亦非曾得見紀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管見汪氏克寬曰詩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則仍以世大夫可知按宣王時有仍叔春秋時亦有仍叔則是後之世大夫者蒙其前稱以明貴耳及後之仍叔卒而其子襲為大夫名未顯于諸侯乃亦蒙其前稱而冠以仍叔曰仍叔之子皆藉之以明重也秋官大行人云天子之撫諸侯有間問以諭諸侯之志間問者所謂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已而又云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鄭氏鍔曰間問歸脤固有一定之制賀慶致禬則以時舉無常則此足知桓公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為其三年娶夫人姜氏天王使歸之賀慶以贊其喜本無常期可與間問之禮並行而不悖者及茲五年夏天王復使仍叔之子來聘則亦猶是舉行間問之有定制而不失其常期者

與何嫌於比年皆來聘也

葬陳桓公

〔管見〕書葬陳桓公。譏也。曷譏爾。此年春正月。陳佗殺太子免。以致陳侯鮑卒。遂自立而代之。及夏而葬陳侯。則主其葬。若必篡立之賊陳佗也。諸侯。不為陳討賊。而使人會葬魯。亦會葬。以桓前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一由君自會之。一由君使其臣會之。而前為成宋亂。此為成陳亂。未之有異也。可無譏乎。

城祝丘

〔管見〕祝丘。杜注。魯地。漢即丘縣。孟康曰。春秋時之祝丘也。今沂州東南五十里。有即丘城。按祝丘在沂州。則齊適紀之東道。當必至此。紀在齊魯之東。夏齊侯與鄭伯如紀。是圖紀也。齊侯既如紀。他時豈不欲如祝丘耶。桓公知齊侯自胥命于蒲以來。銳於圖伯。輒思吞噬小國。魯之於齊。亦不得以昏姻之故。恃其永以為好。而不相害也。觀後之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與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距今纔五年。而相惡至此。齊可以不備乎。郎之來戰。無傷于魯。殆

由隱公九年之城郎足以禦之然則桓公之有戒心於郎而與城祝邱之役欲使齊之東道有所捍蔽雖以師來要不至長驅直入豈得譏其違時而失計哉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管見 蔡衛陳三國皆稱人非盡謂其將卑師少而人之也當時鄰以東之諸侯惟衛與鄭為讐惟陳蔡仍睦於衛其從王伐鄭衛實王之繻葛之戰蔡侯封人之與不與未可知衛侯晉必當親師師以從事若惟陳侯鮑卒陳佗篡立將懼討而不敢出則其使卿將之無疑矣夫蔡衛陳從王伐鄭亦不失其順然毛詩王風三以有兎爰爰目之則實謂其狡猾善奔有如此以是而王卒大敗其健鬬敢死者為雉而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則皆使之罹于羅與罦罝也彼蔡衛陳之君與卿將何地以自處乎故概從其貶而曰蔡人衛人陳人耳然從王伐鄭者猶賤而

稱人言外便見不從王者將並不得比于人其示誅之意嚴矣且伐鄭之役桓王自將鄭伯既敢抗王師大敗王卒甚而至於射中王肩則鄭莊之為君曼伯祭仲原繁高渠彌祝聃之為臣與其所帥左拒右拒中軍之士卒一國中皆以人而化為厲鬼故作兔爰之詩者感其時變事異之莫甚於鄭也曰我生之初其無為無造無庸尚如彼豈料其有此百罹百憂百凶耶乃我生之役則皆逢之胡為乎來哉夫厲鬼之屬有三其三者之各以類從為數甚衆則以百該之可也凡水火兵戎之厄其無辜而蹈禍者多矣此之謂百罹凡幽囚冤抑之故其沒齒而含憤者亦多矣此之謂百憂凡魑魅罔兩之妖其不若而為災者又多矣此之謂百凶百罹百憂百凶皆生人所不願偶一逢之者而適遘此犯義無法之會乃各出其殊形怪狀嘯聚狂奔則是光天化日中不復可作人間世也夫天下無王之境衆遂至冥幽昏闇與有蹟而無蹟之厲鬼為之徒侶以是而詩人之逢此者其卒憤不欲生乎[illegible]況曰尚寐無吪謂

不忍言此無王之事也復自祝曰尚寐無覺謂不忍言此無王之事也更自祝曰尚寐無聰謂不忍聞此無王之事也從可知桓公在位十八年其十四年春秋不書王以罪諸侯之無王者當以五年為主以五年之伐鄭為極

大雩

管見觀下文以螽螟書可知此大雩者以禱螽災非禱旱災也旱與螽異災而其用禱之祭惟一大雩為盛禮故因螽致禱即用大雩之禮以明其盛乃亦即崇大雩之名而不嫌其同耳勿泥定禱雨濟旱說

螽

管見程子及鄭氏樵並以螽為蝗是已按小雅稱螟螣蟊賊螟螣本一物辨見前蟊賊亦一物耳即此所謂螽也詩注謂蟊食苗根賊食苗節蟊賊之賊不從蟲何以知其主食苗節亦與食根之蟊同為蟲類而相率害苗也哉並螽

本為蝗亦別名蝥賊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為災仲冬行春令則蝗蟲為敗蝗螽類春秋書螽皆十又書蝝者一蝝即螽之始生者皆蝗也蝗蟲一生九十九子既成能羣飛蔽天其害稼所至一空不以是為蝥賊而蝥賊將安歸耶且證之他詩如降此蟊賊及蟊賊內訌蟊賊蟊疾或正言或借喻無兼及螟螣者亦以蟊賊為蝗害稼甚於此耳茲桓公之五年秋禾實方盛而螽害之初時皆不加省及其甚而滿野遍集如風雨然乃不得已而用大雩以弭之夫大雩享帝必配以田祖故小雅甫田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而大田又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然則用大雩以弭螽災亦非無本也但春秋先書大雩後仍書螽則公雖有事於大雩而螽亦不因以減亦具見矣

冬州公如曹

晉見趙氏鵬飛曰州公王臣也天子之三公稱公州邑郡
河內州縣其初蘇忿生采地至是為州公食邑耳左氏
乃以為淳于公淳于公則杞公也淳于隸今密州杞後遷
於淳于世或以地稱之如來接公之類是也左氏不知遂
以淳于公為州公非是按州公為周之三公何為外出如
曹而其後遂不復識蓋以服罪于王而逃死故爾是年秋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
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於時
州公與虢公周公並為三公是必當佐王於中軍者惟王
為中軍主則州公不得與左右軍之虢公周公並以名見
也及鄭師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
州公不知所為遂棄王而與蔡衛陳以俱奔矣自是王卒
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且請從之其危已甚王既免而入焉
得不明罰於州公耶從可知州公之如曹而不復其為誅
罪於王以逃死有斷然者但州公不言奔而言如亦以既
出王畿則侯國非王命所得行可無事於倉皇就道也嗟

乎以王之三公從軍法當斬戮於社而罪人不得保於諸侯則天下之無王又豈徒以不能勤王而敵王愾也哉

六年

春正月寔來

【管見】五年冬州公如曹寔即其名也六年春正月又舍曹而來魯蓋曹以州公爲王朝大臣干犯律當誅而逋匿之法與同罪以故州公如曹而曹不容乃來如魯耳當其如曹仍目之爲州公蓋其赫赫師保而蹤蹟之不堪對人乃至此從衆口之非議也及來魯而削其爵邑直斥其名曰寔來則如負之斧鉞以徇於國中指爲天子所欲拘執者即屬是人從王法之戮辱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管見紀本子爵至隱之二年而加爵為伯故以紀子伯稱焉至是桓之六年復以加爵而稱紀侯者始由紀朝於周而請以其女納於後宮王許之乃遂加爵為侯耳觀下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亦足證已紀在魯東郕在魯西紀侯自朝周而還道出於郕公特往逆紀侯而因以會之於郕也紀侯至郕必將過魯而後至紀公之不待其過魯而急欲會于郕者蓋紀之病於齊思納女於王以託其國必魯桓之謀居多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則所納之季姜必為伯姬之女故魯得主之至是王許納女而加其爵曰紀侯公幸其謀之成亦不禁其會之迫矣至於公會紀侯而獨於郕會之其意尤以郕之國微有如紀在郕侯亦當合志於魯以先備齊也何以言之紀在魯東亦在齊東郕在魯西亦在齊西齊侯嘗與鄭伯特如紀其為圖紀必矣郕當齊鄭往來之衝齊侯屢經親歷豈得不圖有以并郕哉郕亦病於齊則亦當各謀所以備齊者即以魯論適年以夏城祝邱是與紀之通道

可按視也何爲爲此乎昔年以夏城郎是又與郳之適適

可按視也何爲爲此乎凡皆以爲不可信未敢恃新有婚

婚而永無忌心故無思患而預防之有如此然則令之公

會紀侯于郕而仰以會郳侯者豈得悉出其情以相示而

相易矣何

嫌之有

秋八月壬午大閱

管見 周禮仲冬教大閱此當其時於秋八月壬午則非時矣與前四年春正月之狩于郎同譏何爲而爲此穀梁傳曰蓋以觀婦人也此爲得其情者按傳詞所稱婦人必以夫人姜氏爲主大閱之禮集車徒甚盛公觀之以蕭戎行夫人與觀之則以爲戲劇理不當然而事則必有前之狩于郎公以夫人從此姜氏始入未久可以遠出爰是既孕將生子而復欲使夫人與觀大閱孔疏謂此不言地者蓋在國簡閱不必田獵其說是矣但夫人姜氏以九月丁卯

子同生而公先於秋八月壬午大閱若恐其後時者抑或有所取義禮記內則云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明男子所有事也用桑蓬者本太古易傳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大閱示威公之意殆欲使夫人覩之即得借為生世子之兆而有事於天地四方也與

蔡人殺陳佗

管見余氏贊曰州吁死于陳而書衛人殺陳佗死于蔡而不書陳人殺者何哉蓋書衛人者嘉其臣之忠也不書陳人為著其臣之罪也此論極新截按蔡人殺陳佗公羊以為淫穀梁以為獵不獵不出既獵必淫二者蓋皆有之陳佗篡立踰年不聞陳人有異遂敢以獵出亦恃其有衛耳陳厲公出自蔡使蔡人於其邊境縱之以誘佗佗逐之入蔡罷獵又使美婦人暱就以縱其淫於是蔡人不得殺佗于其獵必得殺佗于其淫矣公穀度爾時之情事如此

殆為確論不然佗繫之陳曰陳佗蔡人欲伸義討何緣得陳佗而加之刃哉

九月丁卯子同生

管見孔氏穎達曰杜云十二公惟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與否蓋其父未為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按哀公之母定姒於定公十五年秋七月書姒氏卒不書夫人冬九月書葬定姒不書葬我小君則其為定公之妾無疑非若文公之母為聲姜固絕無可辨也再按姒氏從定公之謚稱定姒猶不若前隱公之元年稱惠公仲子者惠公自惠公仲子自仲子而其辨甚嚴是定姒之稱於禮亦僭又況成風敬嬴之致夫人竟忘其為妾母耶若夫君之有子其必辨其是嫡而非庶者惟此年一書九月丁卯子同生而已而其關係於魯為最大何則桓之夫人未入已有庶子慶父矣是子同生而其後立為莊公慶父長而强且專兵柄歷

莊公三十一年。不敢動。及莊公疾。問後於叔牙。叔牙以慶父對。由是殺莊公太子般。又弑莊公子閔公。惟季友爲莊公母弟。卒誅慶父而立僖公。亦非。公子。凡。皆。繫之於此。凡月。丁那子。同生也。其書法之正名於始。足爲魯防。其亂后匹嫡之亂者。豈淺鮮哉。

冬紀侯來朝

前見夏公會紀侯于郕。是公之往會也。及冬而紀侯來朝。徒欲容其往會之勤耳。無他意。左氏謂爲諮謀齊難。將因魯以請王命而求成于齊。殆未必然。蓋其時王許紀侯納女。而季姜尚未歸于京師爲王后也。乃遂謀紓齊難以請王命。宥是事乎。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管見公穀皆以咸邱為邾邑，葉氏夢得、趙氏鵬飛皆以咸邱為魯邑。據此合參，蓋先本邾邑而後取以為魯邑耳。魯之有咸邱，當在春秋之前。自隱公與邾儀父盟于蔑，修好十一年而及桓公。桓公立七年，未聞有所以結邾者，於是邾以咸邱本其舊邑，乃渝盟而使其徒侵之。其來為寇賊之狀。失縱火以咸咸邱居民，使之望而駭走，因乘亂以攫其所有。故但相驚於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云爾。經遂如其乍見之情以書之。幾若不知焚之者之為誰矣。已而皆以邾告。從可知明年秋，傳有伐邾之役，其釁實啟於此。說者多以焚咸邱為火田。咸邱所在，其果前為魯之獵地耶。且凡獵地必禁火，火田雖見於禮記爾雅，而或泥此以為焚林而田，使之一炷而焦土也，傷哉，謬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管見穀在今湖廣襄陽府穀城縣治鄧爲義陽鄧縣今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有鄧城二國南北相距穀在南而道於楚孔疏穀不知其姓亦未聞誰實滅之按楚武王熊通十九年入春秋值隱於桓之六年則知穀伯以七年失國出奔是即滅於楚武王矣穀伯出奔鄧楚追之必奔伐鄧將入焉於是穀伯急復舍鄧而走鄧侯亦即懼而從之不能自禁也穀伯失國當名故書曰穀伯綏世本鄧爲曼姓楚文王滅之是時鄧未遂滅而皆然輕棄其國以從失國之君則亦猶夫失國之當名矣故聯書曰鄧侯吾離耳其卒至於魯者趙氏鵬飛以爲自鄧而越蔡許陳曾諸國皆憚楚而不見容惟魯遠於楚而容之揣其情勢當必有然者惟計穀伯綏之來猶是新滅國也鄧侯吾離之俱來猶是未及滅國也魯君皆以朝禮見之故兩書曰來朝亦以齊其出奔云爾至此下不書秋冬之首月據左傳推之亦借以著王室之微不克奉天伐罪以應時耳與桓之十八年中凡春不書王者其意略同傳稱七年秋鄭人齊人衛人

伐盂向盟讀盂本周畿之二邑先由王以與鄭而求成盟向之民不欲從鄭故既而背之而鄭遂以齊衛伐盟向王不得已乃遷其民於郟而以地歸鄭討鄭伯無王之罪當其戰於繻葛此春秋第一大變也爾時衛人從王而奔齊人則更若罔聞知矣及是鄭罪未討而蔡人獨勤於鄭衛人反忠於鄭乃相與伐取王之盟向二邑絕無所顧忌焉皆王法所不容有必誅者而王無如何自秋而冬傳又稱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考春秋以前當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昭侯封桓叔成師於曲沃及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入春秋鄂侯生哀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於汾隰夜獲之殺小子侯繼立又復以此年冬誘而殺之彼曲沃之以都謀國累世行惡至武公而賊殺兩君一皆王法所不容有必誅者而王亦無如何禮記月令云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亦謂王者奉天賞以春夏必刑

以秋冬故當天地始肅而損言之今諸侯之不廢巡狩巡秋亦捷歸於冬而王弗克征是使天有春夏之生長竟無秋冬之肅殺矣以此而經文不書二時之首月使讀者求其故而不得將旁徵於史傳之紀事有正當此二時者援之而其義自見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附見四時之祭春曰祠陸氏佃曰祠品物少文詞多也夏曰禴程子曰易升九二孚乃利用禴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禴薄祭也禴為薄祭則祠之為薄不待言秋曰嘗冬曰烝王氏安石曰秋物初成薦新曰嘗冬物大備合衆以享曰烝何氏休曰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然則祭莫盛於烝雖秋

嘗亦遂之矣此桓公之八年春正月己卯本有事於春之祠也而公則極意求豐視秋嘗而有加焉故不書春正月己卯祠而書春正月己卯烝譏其春享而失祠之義云爾至於夏五月丁丑本有事於夏之禴也而公亦極意求豐視秋嘗而有加焉故不書夏五月丁丑禴而書夏五月丁丑烝又譏其夏享而失禴之義云爾公何為而為此其殆以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自後邀寵[illegible]廟專事侈陳及茲而遂無以加與

天王使家父來聘

見此書天王使家父來聘趙氏鵬飛以為使魯主婚而[illegible]紀女是矣但來聘為納幣非始議婚也觀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可見矣來聘為納幣不於紀而於魯者主將以季姜為后季姜本魯伯姬之女乃獨命魯主婚以為季姜增重不至以紀之小國為嫌耳以故逆王后季姜之先使家父以聘納幣獨來至於魯而已不至紀也故書曰

天王使家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管見八年秋之伐邾。報七年春正月之焚咸丘也。然前不著其焚之之由。此亦不白其伐之之故。則皆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而然故春秋惟各肖其隱情以書之耳。究之魯所伐者為邾。則恐魯邑之有咸丘舊本邾邑。而其焚咸丘之必出於邾。可推見矣。

冬十月雨雪

管見冬十月之中氣為小雪。此而應候雨雪矣。則後之仲冬季冬。不卜可知。書者為其足以病螽之遺種耳。螽即蝗

之別稱一生九十九子既害稼則育卵於土中得氣復滋惟雪以壓之乃使入地深而不得出桓自五年秋螽時雖大雩以祈田祖卒莫望其秉畀炎火也及茲八年冬十月雨雪不至失時而行春令將循是而寒凍閉塞庶幾蟊蝝殄其餘孽也夫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管見〕春正月家父來聘為季姜納幣於魯不至紀及茲冬十月祭公來亦來於魯則其逆王后者猶是逆之於魯而不至紀也蓋王命魯主婚季姜先期而入於魯及祭公來逆王后於魯即是逆王后於紀故以遂稱遂與俗言剪截者近似或疑兩事相因亦用遂字以此而謂祭公來魯遂自魯而逆王后於紀不亦可乎曰不然蓋季姜在紀止稱女祭公至紀亦止稱如紀逆女耳何緣遽正其名為王后哉惟季姜入于魯而祭公逆之於魯則魯當奉之為王后

不得稱女祭公之逆之亦因逆王后不得稱逆女也然逆王后季姜于魯而仍必繫王后于紀者亦明其非魯女而為王后云爾不得泥看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管見書曰紀季姜則紀女而姜姓也由王命魯主婚於是家父之來聘聘于魯祭公之來逆逆于魯不幾忘其為紀之季姜耶王納季女而輕紀魯嫁季姜而外紀故亦不書至自紀以大王后所從來但書歸于京師以盛誇季姜為得地耳皆隱以示譏也

夏四月

秋七月

管見 二時皆無事而聯書首月者此為初見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管見 僖公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伯姬為魯女其子幼弱而隨母以面其外祖亦稱曰朝則曹世子射姑雖未為諸侯而以其來為來朝復何嫌乎凡杞伯姬之朝其子也吳氏澂曰昔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來朝此杞惠公疑亦有疾故伯姬以其子為魯甥因挾之至魯以朝於公耳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立蓋伯姬欲託其子於魯也據此推之曹世子射姑之來朝其亦有因疾而豫託其子於魯之意與魯與曹同姓而地相鄰天下以為有道之國觀後齊仲孫言猶秉周禮晉韓起亦言周禮盡在魯大槩可知禮為國本無禮必無以立又舍魯莫可言禮然則曹伯

之託其世于射姑於魯其軌于正大以爲繼世之謀者奚翅加于人一等也哉

十年

春王正月

庚申曹伯終生卒

〔管見〕曹伯終生在位五十五年其前不暇詳考入春秋以來歷隱公十一年訖以桓公十年曹未嘗被兵且未嘗以兵伐人國及以兵從人而伐人國大抵以禮自守不與諸侯要結雖值會盟朝聘他國多有而曹無一與者惟謹守侯度修其職貢于王而止故其時天下無王鄭莊爲渠魁齊僖衛宣爲之從餘亦未有得免于無王之罪者而曹伯終生獨能不干王誅脫然保其首領以沒又適當數窮更始爲十年之春正月以故春秋自桓三年始不書王使歷

因之。及莊十年。而復特書春王正月。欲見天下無王之時。其不至無王者。惟曹伯終生一人焉已矣。

夏五月葬曹桓公

[管見]湛氏若水曰。著葬之得禮也。禮諸侯五月而葬。被葬之得禮。此嗣君之所為。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殆自度其有疾將死。必圖可繼。乃使世子如魯。以諸謀周禮。亦勞。及遭喪之大故。與左傳謂曹太子來朝魯享之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當時之情蓋如此。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管見]桃邱。杜注。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西五十里。有桃城鋪。旁有一邱。高可數仞。即桃邱也。季氏本曰。衛與齊黨。而齊以紀故。與魯為讐。桃邱之會。必魯聞衛侯適齊期戰。故往會之。以間齊也。而衛肯

他適遁矣故曰弗遇若捌而背約則當書
弗至安得以弗遇言哉援此說無以易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學見 季氏本曰齊欲吞紀與衛鄭合黨則專意援紀者也三國來戰蓋爲此爾考魯以援紀之故與齊不睦自齊鄭如紀之後與魯不相通已六年矣何由至齊而得次其饑諸侯之班耶卓氏爾康曰齊惡魯爲紀謀難則主兵者齊也鄭國與齊同如紀者衛又與齊胥命于蒲者故三國來戰按二說據經解經當從之其獨言來戰于郎者謂齊侯衛侯鄭伯厚集其勢以來其志皆主于戰也而魯不與戰惟是據郎之城以堅守之耳自隱公九年夏城郎其國可恃度三國能圍不能破必至老師若舍郎城而深入魯境或還劫敵在前郎之戰卒復乘機而躡其後又將慮於腹

背受敵而莫敢輕動也其能久淹於此乎已而果還於是但書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而已來戰者何嘗得戰來戰于郎者何嘗竟敗魯于郎也哉按郎之師與下惡曹之盟皆宜加貶乃盟則亟稱人而來戰不削其爵者欲明其非將卑師少之謂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管見曰桓之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此相與稱霸也於時不欲約鄭及五年夏齊侯與鄭伯如紀其圖紀決矣而魯力爲紀謀至於納季姜爲王后則是託其國于周也齊不知有王能不遷怒于魯乎故十年冬之來戰于郎齊侯主兵則衛侯而衛侯來再期鄭伯而鄭伯亦來皆有志於戰者已而未遂克郎其再舉當共謀之於是十有一年

於止川。齊侯以衛侯及鄭伯之來戰于郎者。復為盟於惡曹也。夫齊衛平相結。鄭亦襄事於齊。何所用盟哉。詮前以胥命于蒲。約衛稱霸。蔽之盟于惡曹。則並約鄭稱霸耳。自是而侯伯之不命于王。獨由強國之私相命者。凡三矣。春秋乃並削其本爵。以示無王之誅也。書曰。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杜注。惡曹地闕。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管見】諸侯無王者。以鄭伯寤生為最至是以夏五月癸未卒。書之以見王誅之未得加耳。有疾恨之意寓焉。

秋七月葬鄭莊公

【管見】季氏本曰。卒踰兩月而葬。速也。太不懷也。其故為何。必慮有爭焉耳。按鄭莊之子。突最強。當其在忽次也。世子忽雖既立而為喪主。必懷戒心。此殆其速葬之由來與。然凡諸侯之卒。無不葬者。而此書葬鄭莊公。意其快其將葬

直如俗之咒人以該死該埋云爾。凡諸侯之卒而葬。亦有出于速葬者。而此書秋七月葬鄭莊公。意復惟恐其不速葬。直如俗之咒人以即死即埋云爾者。有人心夫孰不惡其無王之已甚哉。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管見］莊公在位四十三年寵任祭足。常字之而不名。鄭風刺莊公。而托為公諂祭足之言。凡三稱將仲子。今口吻畢肖。乃詩稱仲子。而春秋亦書祭仲以指其字者。明其為先君所素寵。名顯赫無與比。則後嗣之惟所廢置。其勢則然。故宋人執祭仲。遂使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亦以非夫人之力不及此。

突歸于鄭

［管見］季氏本曰。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則突自宋歸可知。文省而義自備。

鄭忽出奔衛

【管見】突主宋而歸于鄭，篡國也。篡國當名。忽有鄭而出奔衛，失國也。失國亦當名。凡皆祭仲之為之者。令觀隱之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鄢，據左傳所紀，其發難亦由祭仲，非異人也。初事鄭伯，既使兄克其弟；繼事鄭伯之子，復使弟篡其兄。既比無良，滋甚骨肉，其遺禍豈易息哉。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管見】桓公時惟公子翬寵冠于朝，自三年如齊逆女之後，遂不復見。蓋夫人姜氏入未久，而翬旋卒。其子繼為大夫，復專政，殆即此所稱為柔者與。凡公子之子稱公孫，此削其公孫而但曰柔，從其父翬之例也。呂氏大圭曰：以大夫與諸侯盟，不待貶絕而自見。故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李氏廉曰：案陸氏例，諸侯兄弟以

國逵字者。有蔡叔許叔蔡季紀季。皆國而字之。言與君一體也。是以蔡叔爲蔡侯之弟矣。而穀梁杜氏皆以爲蔡大夫未命。故名而不氏。此未可知。恐陸氏是。季氏本曰。宋莊弑立。本倚鄭莊。然得國以來。爲鄭所抑。諸侯會盟不得與焉。其積怨久矣。故鄭莊卒。即挾突以亂鄭。將謂突立必助已也。而鄭之羣臣。猶足拒宋。突爲衆議所迫。即絕宋交。宋莊不得志於鄭。故合三國以爲盟。並齊鄭爲黨。宋得魯。則齊兵不敢擬其後。而宋可專意向鄭耳。此折之盟。所以爲宋公志與。按前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宋莊於四月賂魯以郜鼎。齊陳鄭皆有賂。則其志重在賂矣。及十一年而納鄭厲公。傳稱誘祭仲執之。曰不立突。一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則鄭突之於宋莊。已心鄙之。及突歸于鄭。宋必責賂。而突不與賂。遂絕宋。蓋以執祭仲雖借其力。而其歸於鄭而得立。則由祭仲。不由宋也。且祭仲於宋。宋公特以雍氏宗之有寵而出此謀耳。厲於雍氏女。宋兆賞。其母家。又何所嫌而不與絕哉。鄭

宋乃合三國為盟以謀伐鄭然魯公不至而以大夫柔至蔡侯不來而以其弟蔡叔來所與盟者陳侯而已其盟固可深恃也耶

折杜注地闕

公會宋公于夫鍾

管見宋公之盟于折魯公與蔡侯皆不親與盟豈得謂此盟必信哉雖蔡侯或可諉其無他終不得不與魯侯親面以重結之者以故宋公期于夫鍾會公而公亦會宋公于夫鍾也其會之意與其先盟之意一皆主于親魯而即因以共謀鄭耳然公則以為不宜謀鄭當與鄭平且以平宋鄭之事付任但姑待之將必有成也由是宋公於此亦不能固偪公以從其欲乃還夫鍾杜注郕地今在山東兗州府寧陽縣郕鄉城春秋郕國其北有夫鍾里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管見〕會于夫鍾。猶是鄆邑也。至是近就魯邑以期于闞。則會公之念益勤矣。于時公出會之。宋公嘗謂將平宋鄭。公意甚善。其如宋鄭之必不可平何。學者莫解其爲誓。欲盟不得。親者無失其爲親。求盟正般也。而公亦獨會之於闞則已。又嘗謂神不宜瀆。誓不可二。方柔之自折來。正莫載書猶濕。口血未乾。特此永以爲好可也。豈不謂尋盟者亦寒盟哉。惟他時能卒平宋鄭。則其所深瀰耳。由是宋公于此。復不能強盟公。以邀其隙。乃又還闞。杜注。魯地。東平須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闞亭。在南旺湖中。

十有二年

春正月

〔管見〕春無事而書首月。於此十有二年始見要以明周之改元。初未嘗以冬爲春。以十有一月爲正月也。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發凡〕此杞在今山東青州府境其封在商以前夫子猶周時所封之杞以備三恪特稱杞侯而此復通稱者欲以別於莒子而表其為夏後耳莒在今莒州有地險國小而強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及四年而莒人伐杞取牟婁杞之釁莒久矣至是當桓之十有二年公意欲平杞莒乃遂于夏六月壬寅會杞侯莒子以盟于曲池使之釋怨而修好也但曲池所在杜注魯地魯國汶陽縣有曲水亭今在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源出石門山此屬魯都之近境杞在魯東北遠莒在魯東亦遠何緣得坐致杞侯莒子于魯乃出會之而盟于曲阜東北之曲池哉蓋公之為此會且盟者非為杞莒也為紀而已齊欲圖紀紀與杞莒壤相接則曲池當是紀地公往會杞侯莒子而與之盟于紀之曲池則紀得與盟而杞莒亦將出其力以援紀也夫魯之為紀謀既得以季姜為王后託國于周又復為之借助于杞

侯莒子會之而遇盟之于曲池而成似有所恃以無恐矣然至莊之四年而紀侯大去其國何以卒不免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晉見燕本名公與舊封其後裔或分地而君之如晉與曲沃之比也至魯昭公三年書北燕伯款出奔齊則此燕人者當共號爲南燕矣然燕之自來非二國則謂之燕而止狄以明其本非有土之君特自燕而割據之耳又北燕稱伯見其正朔之適傳所及故得蒙其始封之爵而書之若彼裂燕爲北而僭處其南啟土不由封錫惡得有其爵哉然而人之固宜燕人初未通于諸侯何以頓言公與宋公及燕人盟也當桓之十有二年燕人殆與北燕伯有隙恐假外交以壯聲援乃出而求結好于宋公與於是燕人來乞盟宋公欣然主盟且使人于魯請公舉玉趾以莅盟故其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也穀丘杜注宋地今在山東兗州府曹州北三十里與魯近其訂盟地于

此為公故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管見陳侯躍卒書卒不書葬以魯之不會葬也魯何怨于陳哉按魯桓之五年陳人從王伐鄭鄭必讐之又厲公躍立六年值鄭突因宋人以歸于鄭既立而絕宋公宋公將謀伐鄭有析之盟於時魯不親與而陳侯獨往則尤鄭之所深讐者乃踰年而至八月壬辰陳侯躍卒鄭之不會葬決矣鄭不會而魯亦不會於意云何據其先年避析之盟推之魯殆私於鄭而不敢恤陳侯以觀鄭之讐與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管見〕杜注虛宋地龜宋地疑皆在睢州境黃氏正憲曰築折關夫鍾之會是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於魯地宋為主也此虛龜之會是魯欲平宋鄭宋不受平故數會於宋魯為主也其分辨極清但闕時桓公之意實私於鄭而仍不欲顯背宋耳故獨以平宋鄭為辭則前得曲避宋公之盟于折後亦得直赴鄭伯之盟于武父也去年秋九月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是宋之來會者一至再矣公卒不與宋公更成折之盟也惟曰將平宋鄭及此年秋八月公會宋公于虛言平宋鄭也而宋不受平公乃還已而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仍言平宋鄭也而宋卒不受平公又還夫公之於宋公豈不悉知其必不受平哉惟是宋一再來于夫鍾于闞魯亦一再往于虛于龜以為足償以報宋公而止於是未踰月而值其日丙戌公及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管見宋公為折之盟。欲親魯以伐鄭也。公避之。鄭伯為武父之盟。欲合魯以伐宋也。公赴之。其私鄭。而背宋之隱情畢見。〇十一年。突歸于鄭。書名。此改書鄭伯者。既踰年改元則成其為君矣。不生名。也。武父。杜注。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水經注。濟陽縣故武父城也。今在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陽接界。

丙戌衛侯晉卒

管見卒。人之終也。兩事同日而重書丙戌者。所以謹終而不得從省耳。且春秋褒善貶惡。蓋棺論定之時。其死日尤不可因他事以概舉之也。衛侯晉在位十九年。自隱公四年冬十有二月書衛人立晉。既生名之。以示貶。則此書衛侯晉卒。只重讀晉字。則今其生與死以指目之。其名當遺臭無已時也。與凡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之常例不同。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管見］盟于武父之後遂書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則公既帥師以會之故稱及焉至其連書丁未戰于宋但以戰言不云有敗績者則死傷相等無可差別耳夫公每言欲平宋鄭在宋公之耳聲猶未寂乃頓反其所言赧然以師會鄭師伐宋至于郊陽為和事實主興戎此時何以對宋公乎及其伐宋而戰鄭以為魯得濟師軍聲益壯必將大克宋也卒以一戰而還皆無功勢撥先登後纔自救此時又何以對鄭伯乎故深為公恥之以為當諱也乃不書公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管見］合傳說參之公會紀侯鄭伯為齊欲滅紀公援之而並約鄭伯同假之手故以紀為主而先于鄭鄭伯突立二

年公數為鄭會宋繼又同鄭伐宋鄭屬德魯因助魯以救紀也公嘗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亦以為紀此十有三年春二月杞侯莒子必在會中可知然與紀家遇且國小可不使與鄭伯同敘列焉已已記戰之日也以是日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禦齊之會伐紀也紀為齊所侵削遂欲滅之援宋衛燕三國之師往伐之宋為公爵以伐紀者齊主兵乃以齊先於宋耳魯黨於鄭以伐宋則宋之黨於齊以伐紀亦所以報怨於魯鄭也齊衛自胥命於蒲以後凡金革之事靡不相從及是衛宣公卒惠公新立則齊侯伐紀之役惠公雖在喪而不得不會其戰亦其勢使然去年秋燕人結好於宋為穀丘之盟則齊之會戰而燕人遂隸殆宋公為之牽率亦即欲使燕人得通於諸侯云爾至其已已當戰於何及之公會紀侯鄭伯以救紀即於紀及之而已及之而戰又不地紀侯主兵以是度其戰之仍在紀地無疑也其稱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或有爵或本無爵皆勝舉之是其君行矣君行師從故又同稱齊師宋師衛師

蓋燕師也。此而合以伐紀。戰當大克。而卒以敗績者。何哉。以公會紀侯救紀。而猶懼不保。至得鄭伯來。而公會之。則視齊宋衛燕之師。雖同焉。合不足圖矣。於是而齊師宋師衛師燕師皆敗績。績訓功。義不了了。凡師出必以律。失律則亂。詩云。不績其麻。即俗所言亂如麻也。故敗以敗績稱焉。

三月葬衛宣公

〔管見〕家氏鉉翁曰。衛宣公未葬。而嗣子朔從諸侯及魯紀鄭以戰。敗績而歸。乃葬其親。甚矣。衛朔之不仁也。春秋不書衛子。而以爵書。絕之於名教也。衛宣行同犬彘。教之行於家者可知。是不足深責。而春秋垂法萬世。不容無責也。按此書三月葬衛宣公。並有因其會葬以隱譏魯桓之意。何以言之。公於是年春二月。新敗衛師。而乃於三月使人會葬宣公。以禮於衛。與夫去年十一月。猶會宋公。而頓於十二月。帥師從鄭伯以戰于宋。皆屬反覆無常。慣行詐謀。

其可任。其旨。為得計已哉。

夏大水

[管見]魯書大水者八。其七皆在秋。惟此一書當其夏。似乎夏大水較秋為罕見矣。然禮記月令。凡三言大水。初稱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後稱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未嘗有溢詞。至中間特稱孟夏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據是推之。不可以知大水為災夏更甚于秋乎。

秋七月

冬十月

[管見]此二時不更戰。不約盟。亦不朔食。殆以夏大水故闕。特未審。其一嘗懼災。撫患。與否。書之以備四時而已。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管見]公會鄭伯于曹。鄭伯之志也。此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爲十二年之十有二月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故報之也。鄭伯早度宋之必有是役。謀爲先備。因於春正月期公于曹。以會之。而公乃以會鄭伯于曹耳。其獨會公者。前鄭伯之伐宋戰于宋。惟魯與偕。則合魯將安恃哉。而必期會于曹者何也。曹介鄭魯之間。道里頗均。且鄭伯雖知曹先君桓公不務適于諸侯以相結及有疾。獨使世子射姑朝于魯。是曹與魯協矣。今曹伯射姑立五年。亦未嘗與他國會。則鄭謀備宋。而期公之來會于曹。實嘗酌其地之可者。非漫然也。

無冰

〔管見〕詩言納冰于四之日即此正月也至是而無冰可納故書無冰按月令云季冬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可知無冰書於十四年之春所由以無冰者則始於十三年之冬矣夏行冬令則大水冬行夏令則無冰陰陽偏勝時氣錯迕有相因而致者通觀之可也

夏五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管見〕凡史之闕疑慎誤也夏五之下必知為月字何所疑而待闕乎或以為後人傳寫脫漏亦屬曲說竊以夏五不月不日其即所謂五月五日與月與日皆從五數通一歲無與同者則獨以五稱可矣又春秋書盟以數紀月日則繫其干支此為五月之五日則擧數而干支可省鄭伯之弟語蓋同出於燕姞母弟也母弟以親重雖晉命為大夫

安事哉其貴於爵耶何以特使其弟鄭之大夫首祭仲而祭仲專其餘皆祭仲之徒也使之適他國以盟其君則亦儼然自以為君矣恃強跋扈後將益不能堪以故夏五之盟獨其弟來而諸大夫皆不與鄭伯之弟來盟魯君猶之鄭君也禮君前臣名因指其名曰語以為貶者非是其盟自春正月之會于曹約之及夏五而使其弟語來亦自曹約之者蓋鄭伯惟欲盟魯不盟曹可於曹通盟之意不從即於曹舉盟之事是足知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其使其來既非由於新圖事而酌遣之即其盟之月日前以夏五亦非其來使而來至於魯而後盟而得之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管見】凡藉田之所收其盛之藏周曰神倉主尊天之義魯曰御廩主敬祖之義也曲禮言御食於君內則言父沒母

存粢于御食皆謂侍其食以勸侑耳古之祀其先者亦立尸以依神安以安其坐侑以勸其飽儀禮士特牲大夫少牢皆於尸飯告飽必拜而侑之況諸侯乎以是知祭之有侑其御食之意正同故粢盛之所藏有廩特稱御廩亦謂所以養皇尸而饗神保者於是乎在云爾廩與倉於義可通而文有異亦借以示魯與周之別也天火曰災則非人之為之矣當此者或以為適然非慮之所及也按此書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自壬申至乙亥中隔兩日即在嘗祭散齋七日之終致齋三日之始蓋者御廩之災其即桓公不謹於齋之所致與何以言之自前之八年書春正月己卯烝又書夏五月丁丑烝以其瀆於祭祀雖春祠夏禴其修陳有加於嘗而同於烝也此年之嘗殆亦禮有餘者其不敬必矣以散嘗齋之日飲食居處皆從欲如常時以為祭在備物物備則惟出御廩所藏潔粢盛以薦其馨而已齋何裨乎夫不謹於齋則凡所資以祭者皆無以致其敬可知不具論即就其御廩思之雖嘗為耤百畝如

其制。亦豈。嘗見。而。青紘躬。乘來。以。如。其禮。哉。無何而御廩災。災如焚如。所藏皆為灰燼。一似冥冥中。特加譴怒。使之今雖有借以嘗。後將無所借。以烝也。天道不言。胡可漫測。然。以人事。揣其應。感。孰得不。謂其。合。當有。是也耶。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管見〕桓之時。他國諸侯之無王。如齊侯祿父。衛侯晉鄭伯寤生。其顯著者也。然自桓之十一年春。盟于惡曹。皆貶而稱人。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十二年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十四年十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皆保首領以沒。幸逃王誅。而不知春秋之斧鉞。只以春不書王之例。標其罪於卒年之首。雖萬世猶得斥其死有餘辜也。何其嚴哉。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管見〕伐鄭之役。宋主。報怨。齊蔡衛陳。相。與黨同。皆其君自行。非。微者也。故一例稱人以貶之。或疑是時齊侯祿父卒。

未葬其子在喪是非其君行矣齊非君則三國亦非君可知殊未必然禮記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之也夫至於從其利則其不辟金革之事者由既葬卒哭而轉思其未葬及其初殯何不可難口於有爲爲之哉去年春二月衛侯晉未葬衛侯朔以師從齊侯伐紀此年冬十有二月齊侯祿父初殯齊侯諸兒以師從宋人伐鄭春秋之初諸侯早習是爲故常矣惡得疑齊人之非君而並推度蔡人衛人陳人之皆微者乎至前書鄭伯會伐宋即遽書戰于宋此書宋人會伐鄭不連書戰于鄭者鄭欲處于不可敗不務戰以圖幸勝耳是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謀備宋之伐鄭也其謀之大要當謂宋非小弱然以獨力敵鄭則未能其所與北有齊衛南有蔡陳必使乞師以藉其助若其既集不害倍於鄭矣且齊衛新敗績於紀其敗實咎鄭也既有敍之共憤以同其仇又蔡陳先與盟于折其盟本圖難

也復有比之比好以去其惡由宋人轉相糾結以之來伐與戰必將不利計惟堅守不出以待之容其他有侵掠以去可也方桓之十年鄭伯寤生嘗與齊侯衛侯來戰于郎魯不與戰而以郎之城自保卒免於覆軍辱國此已事之有徵者鄭伯突豈不聞乎以故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伐之而已未嘗見鄭之有與戰者其伐之如何據左傳所紀以為伐東郊取牛首蓋有之矣若其稱焚渠門入大逵以太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是既使國都殘破及宗廟摧崩鄭之君若臣與其士卒人民之屬將安在耶此殆不得泥以為實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管見求車謂車失而求得之也易卦睽之六三曰其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輿以牛駕必載貨之重者就其輿後

為曳曳則輿止奪其牛則為掣掣則牛亦止其人即輿中之未殺之於路有尸耤迒而面天且劓其鼻以滅形使不可識別也睽之時上下乖隔王法不行國之寇賊充斥行道苦之其刼奪有如此者故桓之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為聘魯來也使行以馬詩小雅皇華之咏駒騏騑駰非其証乎至於使行幣物資裝甚夥台彼僕夫請之戕之則以車從其後矣及魯而國乃多盜姦宄者如狐強暴者如兕虎有棧之車行彼周道遂盡掠其車之所有而去其心初不畏天王更何知有天王所使之家父哉於是來聘而不獲終事勢必使白魯君急飭有司以嚴捕加詰誅使喪車之復得也此之謂求車夫家父胡為來哉及是以車故而有馬不得行則共詫為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耳詎得復言其來聘與按前隱公七年冬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楚邱為衛地此書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其來本為聘亦與凡伯同也卒之不成聘而目為求車探其所由求車之故亦特以盜刼家父於魯以驚

耳以視楚卯衛地之事何以異乎通觀之以求其合於義亦順

三月乙未天王崩

管見 是年春二月家父來至於魯以喪車而求車為聘也實由天王訃其當聘而使之於時天王必無疾及三月乙未而天王忽崩豈誠所謂命者不可知遂頓以無疾而終乎按左傳于桓之十八年言周公黑肩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夫桓王崩莊王即位周公能為王子克謀弒莊王其先顧不欲遠桓王之崩而並戕其太子莊王與速桓王之崩則必陰謀弒之而其迹不顯白人但以為天王崩耳惟春秋比事示書明乎二月天王使家父于魯三月而天王崩于周使人疑其崩之速以究其崩之由通核王朝之臣後之謀弒莊王者為私於王子克之周公則前之謀弒桓王者亦必私于王子克之周公已矣至於莊王之得立由辛伯實翼戴之不

然幾何不早從
桓王以崩也哉。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管見桓公三年娶齊僖公女文姜至十年而有郎之會師齊侯來與魯戰十三年又有紀之會師魯侯出與齊戰是二國者不既以婚姻為敵讐哉值去年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踰年而及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是魯復如禮以會其葬矣窺其意殆欲仍結好於嗣君襄公耳然襄公有淫惡為太子時已與女弟文姜亂非復人類齊道一通竊恐夫人姜氏之如齊將有不可以終止者。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管見鄭伯已成為君為忌祭仲專使雍糾殺之弗克反戮雍糾鄭伯懼乃出奔蔡出奔則失國失國則名故稱鄭伯

奚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管見　蘇氏轍曰：忽嘗爲君矣，其出也稱鄭忽，其復歸也稱鄭世子忽，何也？於其出言其不能君也，其復歸言其所恃以反國者獨世子也，舍是無足以歸者矣。程子曰：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國，故不稱爵。按二說得經文本旨。蓋鄭莊之舊臣，一皆窮極凶惡，苟非厲公，則鄭之後嗣將絕，而國非其有矣，故春秋不嫌抑忽以伸突也。

許叔入于許

管見　許叔以國繫之而不名者，賢其臨難有守，非如許莊公之奔衛以國苟免也。自隱公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齊侯以許與鄭，鄭以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其西偏則鄭公孫獲居之，已裂許爲二，其都城必屬西偏，誅

叔不得入也而茲乃書入於許者昔鄭莊命公孫獲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夫許太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及桓之十一年五月鄭伯寤生卒世子忽立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厲公突篡立四年當今桓之十五年夏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凡弟爭國更出更入鄭之亂甚矣其能復顧許哉是時公孫獲嘗亟去以為是先君莊公之所命也於是許叔得自東偏而入于許即得居鄙城以並控其西偏矣故書曰許叔入于許叔者即後所稱許男新臣也入許之時不聞逆前莊公于衛知莊公因已卒於衛矣惟因其失國出奔不赴於諸侯諸侯亦不會葬故不見於春秋耳然則許之復國微許叔之力不及此此而以國繫之曰許叔其賢於莊公者為何如哉且自是以往繼莊公而立為君在位四十二年絕未見其與無王之諸侯相比附猶至齊桓創霸以莊之十六年同盟于幽許男與焉又僖之四年齊桓會伐楚次于陘許男再

與焉尋卒其賢之本末具見則許叔之字而不名宜矣後非當共既卒有諸侯死則名之之禮春秋亦惡得直書許男新臣也耶

公會齊侯于艾

管見高氏閌曰魯嘗與齊絕矣自僖公卒襄公新立至是復通好焉彭生之禍兆於此矣故春秋志之以齊侯為主按此說似深曲而實切中當時情事宜從之艾地見前隱之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管見董氏仲舒曰為天王崩而相朝故貶是也此年三月乙未天王崩則凡諸侯相朝及小國朝大國之禮當為有至尊之喪不得行無何極之時大國諸侯皆無王其微國之君如邾牟葛者亦復不知有王而惟知有大國於是來

朝不異於其常時故一例貶而人之曰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夫邾牟葛之君犯禮來朝其有罪當貶斥為人而已極若魯侯本周室懿親天下以為有道而資其禮乃至居王之大喪而泰然受三國之朝同時旅見是又當重貶也桓其罪尚可言哉邾在今山東兖州府鄒縣此邾人即邾儀父隱公嘗與盟矣由桓之七年邾渝盟侵魯而焚咸邱其秋公伐邾則好絕至是而忽來朝欲尋盟也後於十八年二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殆即答其來朝之意與牟杜注牟國泰山牟縣今山東濟南府東二十里有牟城葛杜注梁國寧陵縣東北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有葛城在汴河之南僖十七年傳齊桓公夫人葛嬴則葛國嬴姓挍牟與葛之來朝亦非始通于魯也惟春秋於其朝之犯禮者志之以示戒他或如禮則從略云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管見前書鄭伯突出奔蔡以失國名此自蔡而入于櫟仍未得國也亦名非斥其惡之謂左傳曰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杜注櫟鄭別都河南陽翟縣今開封府禹州是也孫氏復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故鄭伯突入于櫟以逼之張氏洽曰春秋止書突入櫟而忽亹儀之事皆不書者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于突與入其國都並無以異特書入于櫟而略其入國亦所以謹亂之所由生也又以見忽亹儀之為君者末矣而不足紀此春秋所以為簡嚴之書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管見袲杜注宋地沛國相縣西南有袲亭今在江南鳳陽府宿州按袲為宋地則其為此會以遂伐鄭者宋為主也

宋公馮以前納鄭伯突突背之怨鄭鄭以桓十二年會魯伐宋戰焉十四年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未得戰猶快快也及茲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鄭不得爲突有宋當竊幸之矣忽而九月鄭伯突入于櫟仍欲有鄭故宋公復讐鄭伯而伐之公羊傳注何氏休謂此伐鄭爲征突實定諸也但鄭伯突入于櫟不書伐櫟而書伐鄭者蓋春秋特以鄭饑之屬公突耳觀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未二年當桓之十七年高渠彌弑之而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師于首止殺子亹轅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立之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然則自突之入于櫟鄭已非忽之有何論于亹儀哉前録張氏洽之説可據以觧此書伐鄭之旨矣至其會伐鄭者如衛侯朔陳侯林皆即位幾四年素與宋惟公先及鄭伯伐宋比于鄭突至是復會宋公伐鄭其心絶不恥其反覆則何也蓋初以突由祭仲而歸于鄭料其必終有鄭而比之及歷四年而突奔忽復歸乃不獲已而謀自蔡入櫟以逼鄭其究必

無能為因是遂會宋公及衛侯陳侯以伐鄭耳夫豈知鄭之必屬于鄭伯突也哉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管見 去年冬十有一月之會于袲為伐鄭也傳稱弗克而還則其再謀伐鄭以會于曹亦宋公主之者其在先之會袲以伐鄭也蔡侯何以不與于時鄭伯突之出奔奔于蔡其後之終欲有鄭而入于櫟亦入自蔡蔡侯殆嫌于納其出奔而反攻其入國於情事乖違太甚乃因以不與及宋公會伐鄭而弗克謀再舉更約蔡侯同會于曹則又不獲已而往從之以是十有六年之春正月公會宋公而蔡侯亦與衛侯俱至于曹耳若陳侯最近于宋宋使來及當復宋公曰再舉伐鄭惟魯公與衛侯宜更會謀至宗汀如陳師期苟定旋當先蔡侯而至于師所可無會也從袲之

約言已矣夫一伐再伐皆鄭也則一會再會皆伐鄭也先于袁而謀乃于曹者蓋宋公並欲乞師于曹以相濟故耳然夏四月之伐鄭無曹伯則曹伯之能慎守其國可知觀前十四年之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是鄭之來謀禦宋也而曹伯不因會而比于鄭今十六年之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是宋之來謀伐鄭也而曹伯亦不因會而比于宋故此書會于曹非以于會指其地而已言外寓有嘉曹伯之意可于下書伐鄭之不及曹伯識之曹伯者即曹伯終生之世子射姑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管見夏四月公會宋公而衛侯陳侯皆至蔡侯獨後春秋即因其後至而次諸末者去年冬宋公為會于袁以伐鄭蔡侯不欲與及謀為會于曹又伐鄭蔡侯不能却曹之會則亦不能不從之以伐鄭矣然其心終不欲也乃遷延示

怯而安於後至焉則亦惟勉強從事而已夫豈若曹伯之入于會中克能脫然事外也哉然則諸侯之邦交不可以不慎所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管見　去年冬十有一月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伐之而已弗克也此年春正月書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亦伐之而已仍未克也夫鄭伯突之入于櫟獨據鄭之別邑以自保經五國合師而再伐之皆弗克而還此安得不以鄭屬之突哉以故伐櫟者皆書曰伐鄭公之至自伐櫟者亦書曰至自伐鄭惟公不知突之必有鄭也乃再以師會伐之而卒無功其至也既不能舉歸而飲至之策禮即其反而告至于廟用牲幣而亦無辭以曉矣於其祖禰也恥孰甚焉

冬城向

【管見】隱公二年莒人入向則向非莒邑可知至宣公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是時向已為莒有矣兹桓之十六年莒猶未有向也向畏莒之強劫固入向將恃城以為捍蔽時蹵就魯定謀且藉力焉公許之遂有是役其事與僖公十四年淮夷病杞齊侯為之城緣陵略同但齊侯專為杞病與齊無與魯桓則恐向為莒病亦將不利于魯故公之城向亦如城中邱城郎城祝邱之在魯地者皆有所不可已然為向備莒而城之則莒之圖入向乃益亟而向必為莒并矣趙氏鵬飛曰向介莒魯之境上本非莒邑故莒魯交爭互以為己有而其交爭自今日城向始故聖人謹志之論最明確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管見朔立六年矣諸侯失國出奔則名故書曰衛侯朔出奔齊又諸侯出奔而復國其初入亦猶名之故莊公三年書衛侯朔入于衛此視前鄭之忽突爭國其奔與入皆書名亦為一例也乃公穀並稱衛侯朔得罪于天子故名公羊傳語意甚晦惟穀梁自申之曰天子名而不往也此足通其說矣然天子何以名衛侯朔也朔之出奔以莊公三年入于衛於時有王人子突救衛是救逆朔而代之之公子黔牟矣王救黔牟必其先主立黔牟彼衛之左公子職右公子洩忽奉黔牟而逐朔者此其所憑仗也然則天子之名衛侯朔非即以廢之而逐朔哉朔之不往非其罪也且凡罪朔者多據左氏所紀作其搆讒陷兄以取國朔之兄伋與壽也爾時宣姜欲終立己子譖伋于公朔有兄壽不當遽為身謀以求傾伋伋至公欲殺伋命使齊而以盜待諸華壽知而告伋伋不聽乃飲之酒竊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盜又殺之此其兄弟爭死不可以常情測揆諸天道請是獨思殺伋而並及壽實以罪宣公之好淫

可也。謂是方將殺伋而先及壽。實以罪宣姜之詐。謂可也
於朔何與哉。若夫伋壽相繼死。朔為宣姜次子。壽之母弟
於義當立。豈黔牟之屬羣公子者所可代乎。諸家率多不
罪黔牟而深罪朔。以為是既取國。六年合當出。奔其出奔
合當名。似皆不免
泥于左傳之失。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管見〕桓之十三年。齊侯祿父。合宋衛燕之師以伐紀。欲遂
滅紀也。而卒乃敗績。由公會紀侯及鄭伯敗之。明年。祿父
卒。襄公諸兒立。必深怨紀之敗齊。紀何敢求盟于齊耶。亦
必并怨魯之助紀以敗齊。公復何能為紀求盟。以平齊耶
高氏閌曰。紀懼齊之見圖。每為之備。而齊人多詐。故為此
盟。求之以不疑。俾之弛怠。而不我虞。此為得其實者。于時

齊侯圍紀而先之以盟期于貫紀素恃魯則必欲公之來與是盟以此而於十有七年春正月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耳路史發之黃縣有合黃城本紀邑後入齊夫齊侯欲盟紀侯而定盟地于紀邑其意何居桓之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此由齊侯祿父為之將以略紀地而滅紀也莊襄公就盟于紀邑之黃亦即祿父之故智矣紀如齊何哉公又如紀何哉明年公薨及莊公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管見 儀父歷魯之隱桓二君既二十八年仍未命爵為子故亦只稱邾儀父耳前隱公元年三月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稱及公之志也此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書公會邾儀父于趡稱會不稱及則邾儀父之志也其先於十五年夏與牟人葛人來朝國必有勹公以尋蔑之盟

趡杜注魯地當在今兗州府泗水鄒邑之間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管見春正月齊侯之盟紀于黃用詐也其意欲圖紀也而魯公忽來與于盟則仍前之助紀矣故齊侯來伐至奚魯亦及齊師戰于奚也君行師從稱齊師則來戰者齊侯也已惟齊師無名於是齊侯匿于齊師而不欲自見亂復設以為非敵也而不言公獨稱然相與一戰而止皆陳曰戰戰訖有克有敗此不可分則統以戰衆其概也可奚杜注魯地今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也山上有奚仲冢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

管見何氏休曰蔡侯封人無子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避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按此說與經有合[illegible]季為蔡侯封人之弟其所立之獻舞亦弟也則無子可知蔡季長于獻舞以次當立國特以國繫之稱蔡季此與許叔之繫以許紀季之繫以紀其指事各有攸屬而其褒重之意固無所低昂也其但曰自陳歸于蔡不先言出奔者凡兄弟爭國必生難難作則出奔前如鄭之忽哭其證已若蔡季之避而之陳獨忘爭而遜讓以視吳泰伯伯夷之倫雖遭遇達別亦行迹迥殊而要其意之所主則何嘗不一揆與且其歸也不於蔡侯之卒而于其塟卒以六月丁丑塟以秋八月癸巳于時獻舞之立春為在喪之君已三月矣蔡季既歸行將北面事之不減于其先君有斷然者又況魯桓之世天下諸侯皆無王而蔡季之塟封人獨先請謚于王遂遵王之策書曰蔡桓侯者不敢以公異稱綜其自處甚善復直志于愛君以禮不賢而能之乎字而不名直表為春秋中第一流人物

雖未嘗為君。華家之禁。與嘗焉。

及宋人衛人伐邾

管見 左傳曰伐邾宋志也。是宋主兵。而魯與衛從之矣。公伐邾之故未聞。觀其於宋衛皆敗。而稱人則此役為負強挾黨以侵小。可不待明言矣。是年春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意者邾之來為此盟。即早知宋之素睦于衛將謀伐邾。因欲求魯以為援與。未幾而秋八月宋人衛人伐邾亦使乞師于公。而公遂及之與。若宋人衛人猶未足以伐邾而必待公者。然趡之盟邾何為哉。此其無以對儀父不具為。苟念司盟之神嘗莅公于趡。其將何地以自容乎。春秋於此不書公殆欲借以發其愧恥云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管見春秋書日有食之共三十六其書日之干支並書朔者共二十五當隱公三年日有食之始書也但書春王三月已巳不書朔其已巳即朔之干支則朔字可省襄公以前間從此例凡八見豈得概以為闕文哉茲桓公之十有七年又獨書冬十月朔不書干支以日有食之其在朔為一定而朔日之干支隨其所值而無定不並舉可也此雖一見而已亦非有闕文者若莊公十八年只書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僖公十五年只書夏五月日有食之既省日之干支復不稱朔殆以日有食之之在朔為一定則惟書其月之繫于年而無定者以別白之亦自了澈夫孰疑其日有食之之非朔乎春秋書法簡嚴其變換又偶再見於此獨指為省文則近之矣夫何闕焉再按日有食之有字讀去聲同又皆指不當食而食言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僅計所書集至三十六而止但其不當食而食亦必於日月交會之朔見之惟春秋隨文成例不拘一格其間有書一支而不朔者有去干支而單書朔者更有干支並朔而一

不書者多不辨其詳略昏合於是左氏以為官失之也公羊則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與穀梁所稱食朔前之晦日食朔後之二日大同並非確論至此年書冬十月日有食之穀梁指為夜食尤屬臆斷又按魯史所書日食蓋逐年俱有豈能別其當食不當食耶惟孔子上律天時當自顓頊為歷宗以來遞併于唐虞夏商以及周其五紀之常變一皆羅列心胸乃克辨魯史日食之當食者削之其有不當食者則從而筆之並加有字之字以明示後世使太史之守典奉法得憑以測天象之示災為不誣也至杜氏預推衍甲子以劇長歷輒欲以議經文之多誤其自信亦太過矣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管見傳於是年春正月。謂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家氏鉉翁曰。齊魯雖婚姻之國。盟會未幾。戰爭相尋。蓋敵國也。公一旦與姜氏如齊。殆天所以致篡逆之誅。非人所能為也。按天誅既行。則王法伸矣。此蓋十八年所由復書王之意歟。

公會齊侯于濼

管見桓公十五年夏五月。公會齊侯于艾。以襄公諸兒新立。始通好也。至十七年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則不能以無怨矣。茲于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其意殆欲復修艾之好。而釋奚之怨云。爾濼廬篤反。又音洛。杜注。濼水在濟南府歷城縣西北入濟。今趵突泉即濼水之源也。蓋濟水伏流重發處。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管見〕吳氏澂曰此行公往會齊侯爾夫人欲同往公不能制濼會禮畢夫人又欲同齊侯至齊夫婦既同出公不可獨反國故遂與之同如齊也趙氏鵬飛曰如齊者文姜志也非公意也故不書及而書與若曰公不得已而與姜氏如齊耳汪氏克寬曰與之為言乃黨與匹敵之義而不相屬之詞也按與字斥桓公明其不能制義而從婦失夫綱也遂字則斥夫人姜氏耳婦人從夫故易家人之六二稱无攸遂公不欲如齊而夫人專行是為遂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管見〕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高氏閌曰濼之會不書夫人出以遂如齊見之喪至不書夫人入以孫于齊見之不與

其出不與其入聖人之意微矣
按二說皆善體會春秋書法

秋七月

[管見]左傳是年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夫齊侯何德於鄭昭公忽乃必殺其篡立之子亹而復轘其弑昭公而立子亹之高渠彌哉蓋欲借是以威魯耳公之薨于齊由夫人姜氏與齊侯諸兒同謀而弑之者喪至自齊衆議沸騰醜聲四布魯豈能忍恥而不反其讐與于時桓公有庶子慶父長於莊公以強著齊侯必早聞之因思魯雖悉衆來討無若齊何惟姜氏在魯有子同方幼防彼慶父其人者苟藉口于不共戴天勢必謀弑嫡母姜氏而並及其正嗣同則何道以全之乃無緣而師于首止殺鄭庶孽子亹之篡世子忽者且轘強臣高渠彌之為子亹而弑世子忽者使虐威震於魯國則其謀必沮而不行已而果然故公之喪至已

四月矣，楚曰未卜。一似猶秉周禮，以謂君弑賊不討，不可以為人臣子，寧緩葬也。無何義憤奮於疑慮，其嫁禍於子疊高渠彌之師未返，而坐罪于公子彭生之使已行，且為之蛇致其辭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此特無聊之極事耳。至于齊侯殺彭生，魯亦無言，乃奉莊公即位于柩前，為在喪之君，而夫人姜氏亦安然為君母，以母其國。是時更欲何為而不葬桓公耶？由茲秋七月始，至于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亦復如諸侯五月而葬之定禮，猶思其秋七月以前，距公之喪至，已四月，葬為其有故而緩葬也。及是而葬桓公，又若無故而不必緩葬者。然其何以告無罪於我君也哉。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管見 張氏洽曰：葬稱我君，而復舉謚。趙氏以為臣子之敬詞，益明言我君，以舉其新加之謚，然後其詞恭且順，不然

則恐涉他國君而近于不敬

矣我君二字須得此發明